



刘老大，本名刘仕渝，江湖奇人，名头响当如硬邦邦，没有滴点儿抖摆。他爱好不少，涉猎广泛，头衔很多，美食家，摄影家，社会活动家等，不一而足；天上飞的，地面跑的，水里游的，他都整得醒豁（指明白）。我与他的相识，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初次交道，觉得他是个“散眼子”（指自由散漫的人）。一顶帽子扣在脑壳上，帽啄啄不是朝左就是向右；多部相机或悬垂颈项，或横跨肩膀，或布满胸前腰间，滑稽有神；他是资格的“话家”，俚语噱话多（方言，张开）口就来，有趣合理，绝无低媚，更不扭捏，十分好耍，给人们带来许多的欢乐。一来二往，我们也成为勾肩搭背的好朋友，这一晃就过了几十年了。

那时，我在很多场合都能碰得到他，诸如论坛演出，朋友聚会、婚宴酒席等等。他身兼多职，知客、摄影师、书记员，数他最忙。他交朋结友，有情有义，无功利之心，不利往利来，纯粹只是帮忙。无论高雅堂皇，还是乡间野俗，他热衷服务，从容出没，他的摄影有相当口碑，虽说知名度不如他的“散打”响动大，但徒弟甚多，粉丝无数，在圈内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刘老大的“散”，是有名的，其“脱口秀”之本领亦是出众的。他的大脑简直就像一台超级计算机，内存大得惊人，还经常升级迭代，用多少个G和T来形容都不过分，能对各种讯号做出快速敏锐地反应和判断，设置准确，程序无误，查找便捷。无论何方信息，一经他键入，即可接收搜索，系统列队、编辑查找、制定图案、创新菜单、实施链接，迅即定位，待选择有效路径后，具有特质内涵的邮件就会源源不断地透过对话框弹出，严肃“点击”成亲切，沉重“扫描”为轻松，崎岖

“替换”至平坦，烦恼“剪切”为愉悦。常常在一些困难、尴尬、窘迫的场面，他用几句“散式”调侃，对象便激活、内容就生动、场景也鲜活，凝重的气氛顿显得活跃，紧绷的神经顷刻松弛，愉快的时光令人留恋。他到哪里，哪里就“散”，哪里就欢喜。他的“散”，幽默、机趣、诙谐，让人捧腹、弯腰、曲腿，为大家熟悉和称道。

散之行，必有聚之道。散，在国人的话语体系里为分开、不集中，多与“懒散”“松散”“闲散”对位，而四川人又痛快淋漓地将其负面之义发挥到极致，什么“散眼子”“散得快”“散得凶”……其实，散还存在另一说：“不受格律的约束”，遗憾的是此义常被人们所疏忽。“格律”是什么？就是法则、规章，此为《辞海》标准释义。这就告诉人们：散，除上述之义外，还存“探索”“突破”之蕴，套用时髦的话，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散在聚之内，不在聚之对，二者如同莲花白心裹得紧紧的。刘老大的生活历练与艺术实践，活脱脱地应合了这个辩证法则，道出了大千世界是在散中求聚、随意中求规整、整合中求变异的真谛。

散，在刘老大的生活与艺术中处处可循，比比皆是，反映了他不同时空观念和艺术创造。这种审美旨趣，也就自然而然表现在他的摄影艺术创作中。

刘老大喜爱摄影，钻研摄影，精通摄影。他的创作领域宽广，以摄影话语探索人物形象、审视人物心灵，从风景、人像、纪实，到人文、生态、艺术，大多充盈着浓浓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他在时空观念上的有机性，自然体现在摄影的节奏观念上。节奏，是对时空秩序化的产物。节奏感，几乎是与人

类生命同在的“生理本性的基本特质之一”。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刘老大摄影艺术时空的节奏感，通过不断变化的时序和阶梯，带给时空丰富的节奏，他认识“当下”，抓住“当下”，超越“当下”，崇拜生命、赞美自然、歌颂青春、讴歌爱情、追求自由。从而脱出惆怅，张扬了对隐性世界的关切，影像全部意义存在于那一个镜头“现场”之中，代入了时光记忆。

散，作为一种审美风格，具有博大的内涵，最能体现艺术家自由精神的任意驰骋，最能赋予欣赏者几乎是无限的想象空间，从形式上就给人精神化的感觉，无疑更具有人类“精神家园”韵致。

刘老大辛勤劳作、潜心修行、博采众家。他的摄影创作题材各异、主题不同，却具现代气息，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展示人们的精神风采。他摄影创作严谨，画面优美，富有个性，瞬间精彩，弥久难忘。这种创作态度，乃是产生优秀摄影艺术作品的内在动因。他创造了人生旅途的痕迹，留下了现象的痕迹，刻下了与现象在摄影中相逢的痕迹。

散，在审美领域里，是个诗情盎然、充满浪漫情怀的字眼。人的天性中，有寻求自由发展的恒动力，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泯灭。由于审美是人类唯一能走向自由的捷径，那寻求变化的动力必然首先潜藏在人们的审美体验中。

刘老大热爱生命，是一个崇尚“散在路上”的男人，也就是一种体验式的人生态度。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或是当自由人去游历山川，对他来说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场人生游戏，在他眼中没有高低好坏的分别。无论是哪一种游戏，他都会

全情投入，玩得不亦乐乎，达到一种体验的极致后，就换下一种活法。而他预想中的人生从来无法接受那种一眼望到尽头的枯燥与平凡，尽情显示了他骨子里那求变的原动力——散。或许，刘老大生活与创作存在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刘老大的人生历程、艺术才华、创作理念、美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智趣的“脱口秀”上，体现在他的摄影里，更体现在他对散的审美追求中。他的确是个“脱俗”的“散眼子”，但不是一个吊儿郎当、恍兮惚兮、做事水垮水垮（形容说话不算话，办事敷衍）、捞起半截就开跑的人，他在散中聚焦，行中聚神，他的轨迹，不在过去，不在现在，不在将来，只在路上；他的魂魄，不在别处，不在远方，不在故乡，只在途中；他的摄影，名川大山，陡崖峭岩，沙漠戈壁，只聚瞬间；他的交友，不分南北，不论性别，不分肤色，因缘而择。而此刻，若不是“码儿”（指健康码）的时空伴随调控，他恐怕又形散神凝地颠簸在他乡异域了，这次的摄影展更是遥遥无期了。

刘老大若无其事地告诉我，为他和摄影展作文，好事一桩啊，我没有犹豫，扑爬跟斗（形容急急忙忙的样子）地打开电脑，正襟危坐，码着他的轶闻趣事，不拖泥带水，一气呵成，不知他和他的众弟子满意否。我只是期望，刘老大在生活品味与审美品格中确认现在并找到未来这样一种富于散智与浪漫的情怀，不应是少数人的参悟，还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分享。

在我众多的朋友中，有这样一位散者，他是属于放在人群中并不起眼，但瞅一眼就记得住的人，我认为他是散得最有盐有味的人。

预祝摄影展成功。

我用轮椅推着母亲下楼去。路上，母亲抱怨我把轮椅推得太快，颠着她了。我笑着摇摇头，放缓了速度继续推着她往前走。

母亲多年前患上了焦虑症，原本温和的性格发生了很多变化，虽然治疗后大为好转，但偏执多虑的情绪还会不时反复，加上年岁增大，越发不爱动弹，要动员她到楼下去活动一下，是件挺费劲的事情。

母亲不愿意去外面活动，一般总会找几个理由，怕吹风感冒，或者嫌阳光刺眼，要么会说她每天都会房间里、走廊上走动，虽然我每次来都没撞见。今天也不例外。外面难得地见到了太阳，也没有明显的刮风，正是不冷不热的好天气。可是当我提出下楼去走动一下，母亲又像往常那样找出理由推辞。我不得不强行把母亲带出房门。母亲一直嘟嘟囔囔，我也只好当作没听见。

今天难得艳阳露脸，院子里洒满金晖，几棵高大的黄桷树静静立在院子当中，树叶浓密葱郁，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推着轮椅，边走边听母亲絮叨，我也总会给她讲一些生活中的见闻和新鲜事，尽管母亲对这些话题总是不太感兴趣。停下脚步，我对母亲讲：“妈，你看阳光正好，我牵你在院子里走走吧，你也自己活动一下腿脚。”母亲半张张嘴，想要说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几朵白云像绣在天幕上的花朵，素雅，清爽。母亲轻轻舒展了眉眼没再说话，也许，眼前的景象让她想起了家里她曾经栽种的那些盆花。我俯下身，扶住母亲的手臂，让她的左脚慢慢落地踩稳，再把右脚踏踏实放在了地上，这才牵着她的手慢慢往前走。母亲的手掌凉凉的，握在我手里是那么干瘦枯槁。

我已经记不得小时候母亲牵着我走路的情景了，但她一定像现在我牵着她这样，牵着我走过很多很多次。只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小小的孩童，只能仰起头来看她，现在她已经变得苍老，肩背佝偻，步履蹒跚，和我走在一起，她更像是需要呵护关爱的幼童了。无端地，我的脑海里浮现起儿子幼年时，我牵着他走路的情景。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牵手走了过来。

“妈妈，妈妈。”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苍老里透着几分娇嗔。我站定脚步回过头去，一位不认识的五十来岁的大姐正俯身为轮椅上的老阿姨剪指甲，但那声“妈妈”却是老阿姨口中发出的声音。

“大姐，阿姨这是叫谁啊？”大姐抬头看看我们，撩撩披散

赵平 牵着母亲的手

到眼前的头发，笑了笑说：“她是我妈妈，去年患了老年痴呆症，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了，连家里的人也不认识了。”

老阿姨神态平和，密布的皱纹包围着眼睛直直盯着我，像在认真回想、努力辨认我是谁。

大姐站直身子对我说：“好在我现在退休了，有时间就过来陪妈妈，看能不能刺激她恢复一点记忆。这个毛病让人把几十年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连我这个女儿，妈妈也不认得了。”说着，大姐低下头问老阿姨：“你认识我吗，我是谁啊？”

老阿姨脸上竟然带着一丝羞涩，咧开豁牙的嘴笑了起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妈妈！”母女俩不约而同发出了轻轻地笑声。

母亲在一旁看着没说话。大姐问我：“是你妈妈吧，看起来身体还好，多大年纪了呢？”

“年龄不小了，今年八十六，没啥大病病，小毛病总是有一些的。”我答道。大姐笑了起来：“那你真有福气，老年人只要没大病病就好哦。”

“妈妈，”轮椅上老阿姨说话了，“肚子饿了，我们回去吧。”

大姐埋下头凑近老人耳边轻声说：“乖，我们把指甲剪完就回去。”

“那快点剪，轻一点，我怕痛。”老阿姨说话的样子像小姑娘似的。

这时，头顶上的树叶微微晃动起来，有点起风了。我也牵着母亲的手，慢慢往回走。没走几步，听见身后大姐的声音：“真乖，看剪过指甲的手好漂亮，我们回去了，明天我们再来晒太阳。”“好，谢谢妈妈。”老阿姨的嗓音中带着甜美。

人总会有衰老的一天，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如果都能像这母女俩一样，那也是幸福的啊。

我发现，被我一直紧握着的母亲的手掌暖暖的，不再像先前那样冰凉，不由得，我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

桑葚熟了

许国华

闲逛超市，发现水果区有紫色的桑葚出售。那乌亮饱满的外型挑逗着我的视觉，香甜迷人的气息刺激着我的味蕾，记忆的闸门忽然打开，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桑园和儿时的桑葚。

我的家乡那时有很多人种桑养蚕，桑叶是蚕宝宝的粮食，而桑葚则是孩子们的最爱。家家户户在村外的坡地、荒地、野地上成片种植桑树，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桑园，也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初结果时，桑树上挂满了针尖一般大小的桑葚，在我们的期待中，青绿色的桑葚慢慢长大，颜色由青绿色渐渐变红，变紫，变黑。刚挂果时，桑葚的果皮是青绿色的，慢慢地褪去青涩变成澄黄，继而变成了淡红，进而深红，待到红得发紫、紫得发黑，最后成了油光锃亮的乌紫……一串串沉甸甸的桑葚，如五彩缤纷的彩灯，挤挤挨挨地挂满了枝头，馋得我们直流口水。

“桑葚熟了……”消息在孩子们嘴中传递着。放学后，我们顾不上回家做作业，便争先恐后地涌入了桑园。微风吹来，桑叶沙沙作响，累累硕果若隐若现。仰头望去，浓绿的桑叶丛中，一串串桑葚挂满枝头，如珍奇的黑珍珠，泛着紫色的光亮，惊艳了我们的眼睛。

我随手摘下一颗熟透了的乌紫桑葚，塞入嘴中，一股清甜便从舌尖漫溢开来，弥漫了整个味蕾。待入口轻轻一咬，汁浓似蜜，津液四溢，那种细细的甜，淡淡的酸，顿时滋润心间，沁人心脾，甚是好吃了。

小伙伴们散入桑树林，各自抢占

着有利位置，尽情采摘，尽情尝鲜，直吃得肚皮滚圆，两手发黑，嘴角流汁。桑葚的汁水沾满了嘴唇，脸上、嘴上、手上全都被染上了紫黑色，身上的衣服红一块、紫一块、黑一块，像是刚 from 大染缸中捞出来似的。此情此景，狼狈滑稽，小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着，闹着，时不时扮个鬼脸，张牙舞爪一番，活脱是一只只馋嘴顽皮的“花脸猫”。

熟透的乌紫桑葚，我们放进嘴里。那些还未成熟的红桑葚、青桑葚，则成了我们的“摇钱果”。我们站在桑树下，使劲摇啊摇，一颗颗桑葚应声落下；也有像猴子一样“噌噌噌”地爬上桑树，盘坐在桑葚较多、颗粒较大的树枝上大口吃起来；也有借助工具的，找来一根竹竿或者树杆，站在树下，使劲敲打，枝杈如同被暴风雨袭击似的抖个不停，大大小小的桑葚像雨点般地掉下来，很快就铺满了薄薄的一层。小伙伴们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帮着去拽枝头，有的帮着采摘，有的提着篮子在树下接着。然后，我们将采摘回家的桑葚，洗净，晒干，拿到中药店换钱，购买各自喜欢的连环画、玩具和零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如今，每读到《诗经·卫风·氓》中的诗句，我心中不免怅然。过去曾遍布乡野阡陌的桑树，近些年几乎从视野中消失了，在这个满是水泥建筑的新兴城市中，很难再觅它的踪影，只是滋润过美好童年的桑葚味道和被光阴浸染的情怀，随着桑葚熟了，又变得鲜活起来，悄然挂满心头。

致敬母亲

霄波

元旦前夕，
二姐在医院来电颤抖哭诉，
母亲骨折摔伤后快不行了。
我怀着悲痛直奔县城医院，
站在憔悴面容的母亲前，
俯下身子，握住她历经沧桑的双手，
看着母亲消瘦的身体，
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
面对母亲被病魔欺凌，
此刻，高悬于睫毛的悲伤，
连同心里的泪水夺眶而下。
在病房走廊把消息告诉大姐时，
泪水再次汹涌而至，
宛如童年时分的悲感袭来，
好像母亲即将远离我们。
此刻，我感到无助，
在孝顺面前心如黄连。
儿子床前泪眼枯，
此时有子不如无。
忆母亲对我们的爱，
她像天上的云，让烈日从她身躯穿过，
她像润物的雨，让盈盈笑语相伴前后，
她像雨后的雾，让七彩人生梦满大地。
强忍泪水，迅速整理悲伤，
做能及之事，
让母爱多留几年，
哪怕是一个春节。
要强的母亲奋力战病魔，
团结的儿女温馨守床前。
三个月之后，
母亲神奇地站了起来。
清明时节雨纷纷，
梓江轻烟撩人醉，
从成都又回到县城，
八十三岁老母亲慈祥的笑容，
安抚了儿女的心。



黄金海岸

周文静 摄